

《诗经》“东门”臆说

孙 立

《诗经》中以“东门”为题的有五篇作品，它们是陈风中的《东门之池》、《东门之杨》、《东门之枌》；郑风中的《东门之墠》、《出其东门》。历来的注家对“东门”均言之颇简，偶有言及的或云兴也，或云国门，或说近于作诗人居地的门，漫汗不清。如说“东门”纯是兴也，没有确指，与实不符；如说国门，虽然不错，但语焉不详。检索《诗经》篇目，涉及东门的有五篇，北门的一篇（《邶风》），西门及南门均无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笔者认为，《诗经》中的“东门”均有确指，它也许与诗人居地的都城建构及市集布局有关，也有一定的宗教及民俗背景。

在考察此问题之前，先看前人的论述。

《诗经》五篇涉及“东门”的作品，汉以来几种重要的注本为之作注的只有郑风的《东门之墠》、《出其东门》、陈风的《东门之池》，其余两篇未见作注者。郑风《东门之墠》毛传：“东门，城东门也。”郑笺：“城东门外，有墠。”传笺均指东门为城的东门。陈风《东门之池》毛传：“兴也。池，城池也。”只云首句“东门之池”为兴，池为城池，未释东门为何。孔疏：“东门之外有池水，此水可以沤柔麻草。……以池系门言之，则此池近在门外，诸诗言东门，皆是城门，故以池为城池。”亦以东门为陈国都城的东门。郑风《出其东门》陈奂疏：“传云东门，城东门也者。郑城西南溱洧之所经流，唯城东门无水耳，故

城东门皆民人所居。”（《诗毛氏传疏》）王先谦疏用陈氏之说：“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，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。”

（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）陈王二人除沿用毛传郑笺指东门为郑国都城的东门外，还从地理上说明郑国国都由于西南方有溱洧二水所经过，故民人皆居于东门，或游人皆集于东门。上述各家注疏，虽然都指出《诗》中的东门为城东门，但未对《诗》中何以言及城门多为东门，仅有一篇言及北门，西门、南门均未入诗的现象予以合理的解释。陈奂、王先谦根据郑国都城建制的地理环境，指出由于溱洧二河的原因，百姓皆居于东门，游于东门。但根据目前对上古都城挖掘整理的情况看，陈王二人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，但并未确切，且不能解释陈风中涉及东门的情况。所以，我们有必要根据春秋战国都城的建制、市集的设制以及宗教民俗来解决这一问题。

建国以后，考古工作者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都城，包括郑国都城新郑都进行过挖掘整理。我们将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，结合古代文献资料，说明《诗经》中的“东门”所包含的民俗和文化方面的意义。

首先，《诗经》中表现出的周人出行和聚会以“东门”为主的情况，是周代中原各国城建布局的反映。据杨宽先生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一书提供的资料，从成周洛阳建都以来，中原各国，除鲁国曲阜外，各个都城的布局都仿照洛阳的建制，即西边的小城连接东部大郭的形式。其中小城为王城，居住者为王公贵族，建筑以宫殿和宗庙为主，东部的大郭主要用于安置“国人”，驻屯大军，以及迁居殷贵族，当时市民的生活中心就在东部的大郭之内。另外，城市的布局坐西朝东，以东为尚，东门为正门。这一情况，不仅影响了当时各诸侯国的城市布局，而且直到东汉以前，包括西汉京城长安的城市布局都是如此。而后来坐北朝南，以南为尊的城市布局是从东汉才开始的。杨先生的研究

成果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，它昭示于我们的意义有二：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建制是坐西朝东，以东门为正门；二是东部的大郭是城市的生活中心。这对我们理解在涉及到城门时，《诗经》何以基本上是以“东门”为主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具体到郑国都城新郑的情况也是如此。据杨宽先生的实地考察，“新郑故城东南靠洧水（今名双洎河），西北靠黄水，位于二水交接的三角地带，呈不规则的方形。”这与陈旻、王先谦所言的溱洧二水由城西南流经的方位相同，只是东北方位还有黄水流经，陈王二人则未提及。在城市布局上，“整个西‘城’和东‘郭’的布局，都是坐西朝东的，是以东门为正门的，手工业作坊和市区，主要分布在东郭内”（以上所引杨先生的话均出自他的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一书，下同）。由于市民主要生活在东郭内，出入的城门自然就以东门为多，所以无论是以东门起兴也好，确有所指也好，多言东门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其次，说市民的生活中心在东郭之内，还在于当时的集市也在东郭。杨宽先生说：“春秋前期已有郭和郭门，郭门以内有大道叫作‘逵’或‘大逵’，大道上设有‘市’叫作‘逵市’。”考诸《周礼·地官》，从西周始，周人已设置掌管市肆的官员，其中有司市、质人、廛人、泉府、司门、司关等职，对集市进行管理。周人虽然重农抑商，但随着城市的发展，集市又是不可缺少的流通交易场所，所以在西周以来的各诸侯国的都城，都有集市的建制。那么，逵市或集市建在城区的什么位置呢？建在东郭。东郭之内的市，有时又称为“都”，陈乔枞《毛诗郑笺改字说》云：“‘都’者，盖城以外、郭以内，其中之市里名也。”

（见《清人诗说四种》）所谓城以外，指西城、小城以外；郭以内，指东郭、大郭以内。所说市里的位置恰好在东郭。周人对集市的管理十分严格，分大市、朝市、夕市三种，又规定何种集市只能何种人能参与交易（可参见《周官·司市》）。尽管如此，

毕竟有集市就会吸引人的交往，加强人的沟通，所以形成东郭区内较为繁盛的市民生活。陈风《东门之枌》有“不绩其麻，市也婆娑”两句，当是这种市民生活的反映。那么，由于城邦的居民居住在东郭，而东郭又是商业贸易的中心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出行，自然也就与东门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这种推测，应该是很有根据的。

其三，《诗》中的“东门”及其附近的场所与上古遗传下来的宗教风俗、民俗也许有某种关系。

郑风中涉及“东门”的有两首诗，《东门之墠》及《出其东门》均言及男女于东门外言情赠答的情形。其中《东门之墠》说到东门外有墠，“墠”，毛传云“除地町町者。”陈乔枬云“除地使之平坦”（《三家诗遗说考》）所以“墠”应为一块平坦之地，是郑国人在东门之外的一个活动场所。征诸文献，“墠”虽在春秋时期可能只是都城东门外一个一般的聚会场地，但在周代前期则为祭祀之用。《礼记·祭法》：“王立七庙，一坛、一墠。”郑注：“封土曰坛，除地曰墠。”可见墠原来是用作祭祀活动的一个经过人工清理的整洁的地面。至于“墠”在春秋时期是否仍用作祭祀场地尚不得知，但它已成为郑国都城百姓尤其是年青人的一个活动场所则无可疑。此由《出其东门》中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”所描绘的场景可以证明。参照杨宽先生所绘新郑古城平面图，黄水由东门口流经，也许“东门之墠”恰好就是东门外，靠近河边的一块平地。它以前是宗教活动的场所，后来则成为郑国人，尤其是青年人日常交往、游乐定情的一个活动场所。如若如此，王先谦所言“郑城西南门为溱洧二水所经，故以东门为游人所集”，就不够准确了，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发现，东门外也有黄水河流经，人们出入东门或在东门聚会，并非因为东门无水的缘故，而是由于笔者上面所胪列的三种原因所致。王及陈说之误，在于他不知道当时东门外尚有一条黄水河，但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的，在于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发掘的手段和条件。

陈风中三首涉及到“东门”的作品，情形应与郑风相类。陈国的都城现今虽然未经发掘，但城市布局与其他诸侯国一样，城区坐西朝东，以东门为正门，集市设在东郭。三首作品之中，除《东门之杨》似以泛言东门之杨为起兴外，《东门之池》及《东门之枌》中都有具体的场址可供考资。先说《东门之枌》，以往人们作注，只注意到枌为白榆以及此处为聚会之所，如毛传：“枌，白榆也。……国之交会，男女之所聚。”但对何以有枌榆之处即为国之交会、男女之所聚未有说明。其实，这依然是宗教祭祀的原因。上古之人，万物有灵的观念盛行，故以为神灵平素皆居于木石，是故有社木之说。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哀公问社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‘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’”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亦云：“殷人之礼，其社用石，周人之礼，其社用栗。”以为木石之中有神灵在焉。周人以栗为社木，当无疑问，郑风《东门之墠》也有“东门之栗”四字为其遗风之证。问题是，枌木虽然非周人所用的社木，但春秋时期礼制崩坏，再加上遗风所及，将社木泛化也并非不可能，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：“后四岁天下已定，诏御史令丰冶枌榆社，常以时，春以羊彘祠之。”即以枌榆为社木，而其立枌榆为社，想必是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宗教遗风所致。因此，东门外的这一祭祀场所，不管在春秋时期是否仍然作祭祀之用，它作为前代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活动场地，为当地人所经常光顾应是可以想见的。再说诗中出现的“宛丘”这个地方，“宛丘”依笔者对《说文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尔雅》等多种辞书考索，应为一块四周稍高，中央略低的一个隆起的高地。址在陈国东门之外，鲁诗说：“陈有宛丘”，王先谦说：“宛丘盖地近东门，陈国之城门也。”（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）陈风中除《东门之枌》提及宛丘外，另有一诗名为《宛丘》的作品。地处东门的宛丘，在春秋时期的陈国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陈本太昊之虚，周武王封舜后妫满

于陈，是为胡公，妻以元女大姬。妇人尊贵，好祭祀，用史巫，故其俗巫鬼。陈诗曰：‘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。’又曰：‘东门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’此其风也。”在汉代的其他典籍中，也有记录此事的，说明春秋时期陈国东门之外的宛丘，是一个巫风极盛的地方。另《周礼·春官》大司乐言所谓祭天地者，“冬至，于地上之圜丘奏之，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。”其中“圜丘”者，为祭坛，“圜”、“宛”一音之转，宛丘之名，也许即得之于“圜丘”。当然，《宛丘》及《东门之枌》二诗传统的看法是讽刺幽公淫荒之辞，也许与祭祀无与，但宛丘一地作为公共活动场所为陈人所经常聚集，当是无误的。所以，陈风中的枌与宛丘，应该都有宗教祭祀的背景，无论在春秋时期它们是否仍是宗教活动场所，但此时由宗教场所演变成一个民间游乐场所则是完全可能的。关于《东门之池》，毛传郑笺没有具体所指，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注云：“（水经颍水注）：‘陈之东门内有池，池水东西七十步，南北八十许步，水至清洁而不耗竭，不生鱼草，水中有故台处，《诗》所谓‘东门之池’也。（元和志）：‘陈州东门池，在州城东门内道南’，《诗》陈风‘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’，即此也。’此后代迁徙，已非故迹。若云城池，当在城外也。”所说甚是。依春秋战国城建制度，城墙之外，各依自然沟濠，或人工挖掘，都有城池以作防御，即今护城河是也。《东门之池》一诗由东门外的城池起兴，当以此为据。因此，陈风中涉及到“东门”的作品，也多是实指，而非泛兴。其原因也在于陈国的东门乃陈人经常活动聚集之地。

由以上论述可见，《诗经》中涉及到“东门”的作品，均有一定的都城文化和民俗的背景，并非一般的起兴。甚至于汉乐府中的《东门行》，也与此相类，并非泛言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